

大亨黄金荣

赖云青 何玳丽



大亨黄金荣

赖云青 何玳丽

作家出版社

大享黄金荣

作 者：赖云青 何玳丽

责任编辑：潘 静

责任校对：彭卓民 马云燕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 版：作家出版社

印 刷：北京印刷二厂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1.5

插页：2

字 数：218千

版 次：1987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023-0/I·22

统一书号：10243·0210

印 数：0001-30,500册

定 价：2.20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姑苏城里	捕快人家1
上海滩头	吃喝嫖赌20
克承父业	入衙当差45
改换门庭	投靠洋主68
留条后路	好捞洋钿91
为主卖力	势压强龙112
自开香堂	独霸码头130
一支锦军	横行海上153
争地夺利	重操飞刀178
醋海生波	麻子跌霸200
腥风血雨	狠捞一把231
以退为进	当太上皇257
以钱为命	夺大世界280
建造花园	拒当汉奸302
重整荣社	总统拜寿329
何去何从	留恋故土350

姑苏城里 捕快^①人家

姑苏城里，玄妙观外，有一条曲曲弯弯的小巷。小巷深处是一洞石库门，那油漆的黑门扇上方，钉着一块铜牌，上面涂着两个隶书体红漆大字：黄寓。

这是黄炳泉的住宅。这苏州虽然与杭州并列为“天堂”，而且名次还在杭州之前，可是天堂里的小巷，却并非天街玉道，而是三角朝上（小石块铺路），马桶成行，头顶尽是裤裆（小巷上架着竹竿晒裤子）。也就是这条邈里邈的巷子，到了一八六七年农历十月初七这一天，却突然面目一新：各家的马桶收进门里了，行人头上晾着的衣裤暂时移到别处去了，三角石块铺的路也被打扫得清清爽爽。那是因为黄家今日有喜庆。在苏州府衙门里当差的黄炳泉，被提升为“捕快头”，为了庆祝这次荣升，拣了初七这个黄道吉日大请客。头天中午，府衙门里的一个捕快就警告小巷居民：“明朝是黄大哥的好日子，谁将马

① 捕快：旧时衙门里担任缉捕的差役。

桶、衣裤晾出来，小心他的骨头！”小百姓对衙门当差人的话，谁敢不听！

这一天，小巷不仅干净，而且热闹。那些捕快、牢子、刀斧手都提着礼物，赶来贺喜。

黄炳泉在客堂与厢房里摆了五桌酒，招待着亲朋好友与“哥儿们”。

在这班“哥儿们”当中，最贴心的要数刘正康了。他当着苏州城南地保，是南区的一霸。今天，他到得特别早，酒喝得最凶，话也最多。他喷着酒气，向同桌说：

“要说破案子，黄大哥是没得说的了。这件案子，还是皇太后叫破的哩！大哥是独得赏银百两，又升了官。真个双喜临门！大哥，你给我们讲讲，这主犯是怎么探到的？”

“对，黄大哥，你就给我们说说吧！”另一桌上的兄弟，也向黄炳泉提出要求。

“各位，”黄炳泉站起来，向大家抱抱拳，说：“今天请各位来喝酒吃肉，喝个够，吃个饱。今后差事上，各位多多帮衬。至于这件命案的侦破，兄弟改日请各位到茶楼坐坐，再详细奉告。”

“那好呀，今天叨扰一顿，改日再请我们上茶馆。大家听到没有？黄大哥这次是请双份罗！”刘正康马上把请上茶馆的事敲定了。

“一定，一定。”黄炳泉一边点头回答，一边给客人们斟酒。

要问黄炳泉破的是什么大案，又是怎么被提升为捕快

的头头呢，这要从当时轰动朝野的一件刺杀案讲起。

当时有个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没有显赫的时候，曾经与一个人结拜兄弟。这个义弟娶了个漂亮迷人的媳妇，马新贻的口水便流了三尺，总想勾搭到手。一旦升为两江总督，大权在手，便把事来行。他上任的第二个月，就派人将义弟接到江宁（现南京），摆出一副义重情深的样子说：

“二弟，你是愚兄的心腹。我今有一件极重要的事儿，要你辛苦一趟，不知行不行？”

这位义弟见总督大哥有重大事件要他办理，简直受宠若惊，便一连串地答应：“大哥尽管吩咐，小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那就拜托了，”马新贻点点头，一本正经地说，“今年是丁卯年，是同治六年。咱们的同治皇上已有十二岁了，宫里正在着手筹办皇上的婚礼。前天愚兄接到西太后的懿旨，要我在江宁为皇上织造成婚的龙袍。如今织造水平最高的是苏州，我想把这圣衣交给苏州织造衙门去办，还得派个可靠的人去监工。想来想去，我这身边只有二弟是个老练能干的人，所以就难为你辛苦一趟。”

“全仗大哥提拔栽培！”

“事成之后，你就得了头等功。愚兄便可以上奏保荐啦！”马新贻拍拍义弟的肩膀，送出门来，临走时又加了一句：“你放心去吧，家眷就安顿在总督署内吧！”

这位义弟上了苏州，那媳妇便被搬入总督署的西花园住下。当天晚上，这马新贻便以接风为名，将这媳妇灌得

烂醉，乘机奸污了她。第二天醒来，她见身边睡的是马总督，真是哑子吃黄连，有口难言。转念一想悔也无用，现任总督要比自个丈夫尊贵几倍，再说相貌性情，也胜过丈夫几筹。事已至此，索性由他摆弄吧，自己也乐得快活。马新贻呢，又使出各种温存手段，哄她说：

“现在总督府内，你就是夫人。等我把几件大事办妥后，便把老家那黄脸婆休了，咱俩享荣华富贵！”

小媳妇听了这一些，对马总督更加柔情蜜意，甚至只愿天长地久，单怕丈夫回来。那个义弟到苏州后，一呆半年，正想回金陵一趟看看妻子，汇报一下织造龙袍的进展情况。哪知道马总督不批准，而且还下了一道密令给苏州府台，说这人勾通太湖大盗，证据确凿，不必审讯，即可秘密就地正法。可怜这个义弟糊里糊涂冤冤枉枉地送了性命。

春风得意的马新贻，有一天办完官事打道回署，轿子抬到鼓楼下，当道闪出一个人来，拦轿跪下，双手张着一方白纸，上写一个大字：冤。马新贻近来当然是心情很好，正想在金陵城里办几件为民作主的事，好让万民称颂“青天”。他让轿夫歇肩，叫跟班将拦舆喊冤人招来问话。那人三步两脚走到轿前，从怀里掏出一把尺来长的尖刀，对准马新贻的心窝，狠命地一刺，只听得马总督哇地一声，就扑倒在轿内。差役跟班急忙拿住刺客，轿夫急速将马总督抬回总署。马新贻睁开眼对他的情妇模模糊糊地说：“我害你，你害我……”话未说完，两眼一翻，两脚一蹬，呜呼哀哉见阎王去了。

马总督这一死，轰动了朝野。清廷急忙派曾国藩到江宁接任，并限期破案，为了保险起见，还委任个钦差郑敦谨一同到江宁查办。曾国藩与郑敦谨同时升堂，连审几堂，那刺客总是操着苏白，咬定一句口供：“要刺马新贻的是我张汶祥，刺杀马新贻的也是我张汶祥。好汉做事好汉当，任依搭杀，依搭刚。”动了几次重刑，那张汶祥索性说主使人便是曾国藩与郑敦谨，弄得曾、郑两人无法可想，来了个“矛盾下放”，责成苏州府查出凶杀的主使人。

苏州府接到这一角文书，慌忙召集捕快们交代任务，要限期抓到主使人。这是一桩无头案，只是因为这刺客说得一口苏白，上官便认定案犯在苏州，但毫无线索。捕快们听了，个个摇头叹气，唯独黄炳泉却是另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回到家里，摸出几个铜子，叫大女儿到巷口打一壶酒，买两碟卤汁豆腐干，关起门来独自喝着。他边喝边盘算着：上个月在城北半开门王三姐家赌钱，输得身上剩条短裤衩，几个债主拖住不放，无法脱身的时候，正好卫老爷从门口经过，给他出了十两银子，才得了结。这卫老爷与被冤枉杀掉的马总督义弟是好朋友，又是他托自己买棺材收尸。后来又听得卫老爷漏过一句“仇总是要报”的话，莫非这刺客的主使……想到这儿，黄炳泉犯难了。这卫老爷是有恩于自己的人，平日交往频繁，也算是够朋友的。现在明明有嫌疑，是包呢还是提？包，就一声不响，将这事混过去。这样，对得起卫老爷，尽了义，可是万一别人探出底细来呢？便什么好处都捞不到了！反而会被上司

怀疑包庇。那么提呢？把这事告官，可得点赏银，不过这良心上有点过不去。

当他一壶酒喝得精光的时候，在醉醺醺的状态中，黄炳泉作出了英明的决断。

捕快们在苏州城里城外的茶馆酒店、戏院书场、烟馆妓窝等地方察访打探了几日，也没摸到一点儿线索。黄炳泉呢，自然也装作无计可施的样子摇头叹气。到第六天的夜里，他突然找卫老爷说话，劈头一句便是“你的案子犯啦！”

这原是捕快摆噱头的行话，不想这一“噱”却把这卫老爷噱倒，把黄炳泉当作《水浒传》里放走晁盖的雷横与朱彤一流人物，便将真心话说了出来。黄炳泉附在卫老爷耳边说：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假如有银子，总可以想法子的。”

“要多少？”

“总得这个数。”黄炳泉伸出两个指头。

“二百两？”

黄炳泉摇摇头。

“二千！”

“这不算多，我得先稳住一些兄弟们，衙门上下还得打点。这是要担血海似的干系，没银子，谁干？”

卫老爷叹了口气，而后又决断地说：“好吧，就依你二千两。只是现款拿不出，有一张一千五的银票，再给你

两只金镞子吧！一切拜托了。”说完，卫老爷进里屋取出银票与镞子交给黄炳泉。

把银票与金镞子稳稳当地放进怀里以后，黄炳泉只说了句“咱后天听回信。”便匆匆走了。及到第三天晚上，他才来悄悄地告诉卫老爷说：“明天夜里三更，你弄只小船从阊门撑出去逃走。日里勿要走动，在南北三门都勿好走，有人把守。”

第二天夜里，黄炳泉进府衙门，密报知府，说自己已探到主犯行踪，不久即可擒来。知府拨给他十名亲兵，他暗中指挥，抓来了行刺主谋。

就这样，黄炳泉一箭双雕，既发财又升官。碰到这么个喜事，哪有不开心的？在这庆贺宴上，他让兄弟们又吃又喝，划拳猜枚直闹到深夜。酒席将散的时候，有个捕快斟上杯酒，向黄炳泉拍马屁道：

“黄大哥官运亨通，现在再祝大哥早得贵子，干！”

“干！”

这一杯酒，勾起了黄炳泉的一桩心事，使他在兴奋中夹入了几丝淡淡的哀愁。

二

原来黄炳泉已近中年，娘子怀过两胎，第一胎生个丫头，第二胎流产了。前些日子，为了得个儿子伤透了脑筋。如今夫人已怀孕八、九个月，正在求菩萨保佑，生个小子。上个月初九，黄炳泉还特意备了香烛跑到城外的灵

隐寺，跪在观音菩萨脚下苦苦哀求讨个儿子。现在离娘子分娩的辰光已近，心神更加不定。

好不容易挨到农历十一月初一那天，炳泉娘子阵阵肚子痛，预示着快要临盆了。黄炳泉从衙门赶回来，派人请了接生婆，还买了两盘大爆竹，准备孩子落地时放——当然是生男孩才放。

肚子是从午时开始痛的，挨到申时还没消息，一直被接生婆关在房门外的黄炳泉慌了，胖脸上满是油汗。他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莫非报应……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慌忙跑到厨房洗手，奔到客堂点香，扑通跪倒在供着的关公像前面，一连磕了四、五个响头，嘴里是呐呐地祷告，向关帝爷，向自家的老祖宗许愿、求饶。为什么要求饶呢？向卫老爷敲诈而后卖友求荣，到底是桩伤阴德的事，他的心一直是虚的。

黄家的上上下下一直闹到黄昏戌时，玄妙观的道士们做夜课的钟声响了，一个胖娃娃在黄家呱呱坠地。

“恭喜黄老爷，降世的是位哥儿！”接生婆在产房内朝窗外高声道喜。

得了这句话的黄炳泉，一迭声地吩咐人放爆竹。

这个宝贝儿子一下地，黄炳泉忙得不亦乐乎。他亲自备了三牲福礼，上灵隐寺还愿，之后，派人到浙江省余姚县去祭祖。黄炳泉是余姚人，咸丰年间来到苏州衙门当差，而后便定居玄妙观外的那条小巷里。他的祖宗牌位仍然供在余姚黄家祠堂，祖坟也在余姚城西丁家宅。

那年的十二月初一，黄宅上又热闹了一番。趁办满月酒的机会，黄炳泉当然又捞了一票贺礼。几个要好朋友在酒饭之后，便要求抱出哥儿来见面。

黄炳泉抱着胖娃娃，咧开两片嘴唇，象端着珍藏的古董似的，送给大家赏鉴。那些贺客七嘴八舌地称赞这孩子天庭饱满，地角方圆，来日一定大富大贵。有的说这孩子一脸的福相，日后定能荣宗耀祖，光耀门庭。也有的指着孩子的人中预言长命百岁。反正大家都拣吉利的好话说。这是江南一带风俗，叫满月讨口彩。这些好话，不但说得黄炳泉满心喜悦，而且说得刚坐完月子的黄炳泉娘子心花怒放，忍不住从房里捡出一只细巧的竹丝篮，篮里全是红彤彤的喜蛋，她站在房门口招呼丈夫。

黄炳泉忙过去将孩子小心翼翼地交给娘子，而后接过篮子，一边说“同喜，同喜”，一边向客人分红蛋。每人拿到一双红蛋后，又重新坐下吃茶。内中有个老书办，吃了两口茶后，觉得该是进行一项大仪式的时候了，他清了清喉咙，郑重其事地提醒主人说：

“炳泉老弟，是否趁今朝好日子，到玄妙观前刘铁口那儿去合一合八字，让观里的老道给公子赐个官名？”

这个提议，几个客人都说妥当，可是黄炳泉却摇摇头说：“这些算命先生胡诌的话，我可不信。那些道士鬼里鬼气的，能起出什么好名字来！昨夜，我可想到两个字。”

“大哥通文墨，脑子又灵，一定取了个好名字，快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刘正康要求道。

“我想人生在世，”黄炳泉带有感叹的口气分析道：“无非是为‘富贵’两字。家有千金，才是富；荣宗耀祖，才算贵。我想这孩子就叫金荣吧，各位帮我想想，这名字是否响亮？”

“好！”几个小兄弟一股劲地叫好，原来那提议让老道赐名的书办先生，也不住地点头。

黄金荣三字，从此便叫开了。

黄金荣是独养儿子，爷娘宝贝，不让他早读书，是怕伤心思，有损身体。及到九周岁，才送到一家私塾去读《三字经》。那私塾老师见“黄金荣”三字，充满着俗气，便皱着眉头沉思了片刻，提笔写了“锦镛”两字，作为这孩子的字。

三

黄金荣在私塾里，一本薄薄的《三字经》足足读了半年。之后是读《百家姓》与《千字文》。当他开始念《神童诗》的时候，姑苏城里流行着天花。黄金荣也被染上了。

三天的高烧，把黄金荣烧得昏昏沉沉，急得炳泉与娘子象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几个深夜，黄炳泉都跪在客堂的关公像下祷告，求神明保佑。十多年前，那刺客被凌迟处死，那主谋卫老爷被绞杀的事，又时时想起。“莫非报应……”这个捕快头，想到这件事便打冷战，身上起鸡皮疙瘩。幸好到第四天，孩子的烧退下一点，可是面部、四肢密密麻麻地发出红斑疹。到第六天斑疹变为疱

疹，过了两天，疱里全是黄脓，痒得难受。

生性好动要强的黄金荣哪里受得了这般苦楚，伸出小手往脸上乱抓，那脓水流得满脸都是。炳泉娘子见了，慌忙按住小手，在床边跪下来哀求道：

“小祖宗，忍着点吧，千万别抓呀！”

黄金荣忍不住，还想抓，黄炳泉奔过去用裤带将他双手缚住，哄他说：

“阿荣，这是菩萨在你身上种花，你可要忍着些。过了这一关，以后便百无禁忌了。”

连哄带骗，缚住手，又蒙上面，小心看护到第十四日，那些脓疱开始结痂，又过了几天，一只只痂盖头脱落下来，脸孔上便留下了黄豆大小的凹坑坑，一只挨一只，分布在额角上、面颊中。原是一条挺直的鼻梁脊也一线循次序地排了四个半坑坑。

炳泉娘子看了，咬住嘴唇奔出房门，钻进灶披间^①后，扑在饭桌上“哇”的一声哭将出来。她这个儿子，五官端正，方脸大眼浓眉，只是皮肤黑一些，也还讨人喜欢，想不到现在是一脸的麻子，这……

炳泉娘子越想越伤心，越伤心越哭得厉害。黄炳泉到底是男子汉，与妇道人家不一般见识。他甚至还带点欣慰的口气，开导娘子：

“好险啊，差点儿我断了种。要晓得这天花可厉害哪！前

① 灶披间：指厨房。

几年北京也流行这冲病，我们的同治皇上时常溜出皇宫逛窑子，嫖妓女，结果也传染上啦。你猜怎么着，连太医院里的高明御医都没法子想，眼睁睁地看着他死掉，才十九岁哩！我看阿荣这孩子福大命大，是有出息的坯子……”

“那一脸麻子……”女人悻悻地插了一句。

“麻子怕什么？”黄炳泉大声吼道，而后又立即放低声音，怕让外屋的黄金荣听到，“五个麻子四个俏，十个癞子九个刁。如今世道不看面皮，要看心窍、手段。小白脸有什么用，我阿荣本来就是‘黑皮’。”

两个月后，黄金荣病好了，身子也养得胖墩墩的。早上，黄炳泉送他去上学，不到中午就跑回来了。一到家就打开衣橱找那面玻璃镜子照，他看自己的脸上布满了坑坑凹凹，尽是麻点子，“哗”的一声将这面镜子摔得粉碎，蒙头嚎啕大哭起来。原来大人们怕孩子伤心，在他病后，谁也不提起麻子的事，他母亲还偷偷地将那面玻璃镜子藏进衣橱的抽屉里。黄金荣自己呢，到底是孩子，当时只觉得脸蛋上不十分光滑，也想不到有别的什么重大变化，及到跨进私塾的门，那些小同窗围拢来看他的麻脸，扑哧一声笑了，内中一个小调皮还喊了声“麻皮”，黄金荣这才猛然醒悟过来，别转屁股往回跑，连书和文房四宝也不要了。

从此，这孩子再不肯上学了。炳泉夫妇正担心这独养儿子闷出病来的时候，恰巧嫁到上海的大女儿捎信来，请父母弟弟去吃满月酒。炳泉就向衙门请了几天假，一来去看

看女儿与刚满月的外孙，同时，也带儿子去上海十里洋场见见世面，散散心。

黄金荣的姐姐嫁给上海凌云阁裱画店的小老板。这凌云阁坐落在老城隍庙九曲桥边，当时，那儿是中国地界最热闹的地方。到上海的第二天，炳泉便拉着儿子在人群里逛，小金荣东瞧西望，双眼忙不过来，有时还向父亲发感叹：

“爸爸，这里比苏州玄妙观闹忙^①，也好白相^②，阿姐住在这里真开心，我们家也搬来就好罗！”

“阿荣，只要你有志气，用心读书学本事，将来要住上海，有什么难？还可以到租界里去住洋房哩！”炳泉抓住时机，对儿子进行“思想教育”。

“学本事就学本事，要用心读书做啥！”儿子嘟起嘴巴嘀咕。

炳泉知道，“读书”两字，在这孩子跟前，简直与“麻子”这字眼同类，都得避讳，以后也不再提起。他们拐进一座石牌坊，迎面有个大殿，这是老城隍庙的前殿——金山庙。跨进门，一尊金脸红须身披红袍的神像，瞪眼弹睛地看着他们。殿内两旁，侍立着八个泥胎，那是判官皂隶们。黄炳泉点起香烛，拉着儿子在供桌前的蒲团上跪拜起来。

金荣磕了两个头以后，问：“爸爸，这金面孔的菩萨

① 闹忙：热闹的意思。

② 白相：玩；游玩。